

□ 中國古代傑出紡織家

□ 技術革新與傳播家

黃道婆傳奇

莊黎黎 陳端鴻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中國古代傑出紡織家

□ 技術革新與傳播家

黃道婆傳奇

莊黎黎 陳端鴻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黃道婆傳奇/莊黎黎, 陳端鴻著.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306 - 03063 - 4

I. 黃… II. ①莊… ②陳… III. 黃道婆 (約 1245 ~ ?) — 生平事跡 IV. K826. 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037648 號

出版人: 葉僑健

策劃編輯: 三 川

責任編輯: 曾紀川 鍾永源

裝幀設計: 曹羣華

責任校對: 原 濟

責任技編: 黃少偉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電 話: 編輯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發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 編: 510275 傳 真: 020 - 84036565

網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南海印刷廠有限公司

規 格: 7.7mm × 1092mm 1/16 33 印張 3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 - 2200 冊 定 價: 43.00 圓

本書如發現因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華夏文明淵远流長
東方織女留芳千古

戊子春月 陳洪綱





目 錄

第 一 回	黃四姑月夜出逃	陌生人好心相救	(1)
第 二 回	遇戰亂命懸一綫	逢奇術起死回生	(15)
第 三 回	易道人間冷暖情	難書黃家母女淚	(29)
第 四 回	隨師踏上天涯路	途中誤闖黑風坳	(51)
第 五 回	漂洋過海苦不堪	臨岸突遭紅甲兵	(65)
第 六 回	戀美景路迷黎寨	遇老嫗幸入水南	(79)
第 七 回	尋四姑情溢水南	喜重逢夜話黎家	(95)
第 八 回	寄寺院師徒情深	學織藝矢志不渝	(111)
第 九 回	天涯織女勤耕作	毛奎大人喜獎掖	(127)
第 十 回	苦學技藝越三平	巧織戎裝壯軍威	(143)
第 十 一 回	薄管事媚上欺下	阿荔姐血濺織機	(159)
第 十 二 回	穿黎服入鄉隨俗	學編織精益求精	(177)
第 十 三 回	黃四姑夢中尋師	阿理婆開門授徒	(193)
第 十 四 回	得絕技鰲山採寶	遇追殺將軍施援	(211)
第 十 五 回	翁應龍構陷忠良	朱文良遭貶天涯	(229)
第 十 六 回	拒織龍被見真情	遍傳織藝入黎家	(245)
第 十 七 回	毛大人懲惡揚善	龍仔村喜見天日	(261)
第 十 八 回	織女痴心造紡車	世人盛讚奪天工	(279)
第 十 九 回	劉欽差暗訪崖州	毛知軍體卹民情	(295)



第二十回	讚織藝欽差潑墨	三月三織女懷春 …… (313)
第二十一回	襄陽城英雄喋血	廣度寺織女灑淚 …… (327)
第二十二回	道師行善驅病魔	奸賊作惡遭天譴 …… (341)
第二十三回	南豐河畔祭英靈	五指山下拜春花 …… (357)
第二十四回	蘇道師思女盼歸	黃四娘喜結連理 …… (373)
第二十五回	魂牽別情常思念	夢繞故鄉天邊雲 …… (391)
第二十六回	毛知軍黯然離別	馬主事狐假虎威 …… (407)
第二十七回	兩貪官狼狽爲奸	衆織女將計就計 …… (423)
第二十八回	藏黎寨魚水情深	牽狐狸暈頭轉向 …… (439)
第二十九回	中奸計四娘落難	闖虎穴五哥揚威 …… (459)
第三十回	城頭變幻大王旗	天涯灑盡英雄淚 …… (477)
第三十一回	鄉愁難斷夢江南	道婆揮淚別天涯 …… (499)
後記		……………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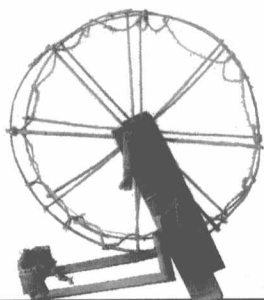


黃道婆傳奇

Huang dao-po legend

第一回

黃四姑月夜出逃
陌生人好心相救







話說南宋淳祐年間，一個初春的夜晚，更已深，露也重，一彎細細的月牙兒慘白慘白地掛在幽黑的夜空中。淞江烏泥涇墟，萬籟俱寂，一切都沉浸在一片黑蒙蒙的夜色中……朦朦朧朧的月光中，依稀可見老街兩側店鋪門前懸掛着的那些破殘招牌，像一個個吊死鬼在暗街邊晃蕩，時不時地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那鈎慘白的月牙兒似乎不願守着這個沉寂陰鬱的小墟，悄悄移向了天邊。這時，突然傳來巡更人沿街敲打的報更鑼聲，纔讓人意識到這裏也是有人生活的地方。

忽然，從深巷裏閃出一個身影，幽靈般地忽左忽右，時隱時現，行踪甚是神秘。西街尾那端，夜幕中隨之晃動出一些星星點點的亮光，由遠及近，其中還夾雜着一片吆喝聲。不一會兒，祇見一個尖嘴猴腮的管家打扮的人領着幾個提燈籠的家丁氣勢汹汹追過來，還氣急敗壞地喊道：“她肯定還跑不遠！大家快分頭追！捉到者有賞！”家丁們應聲而去。

稍過片刻，就在附近一處牆角邊慢慢露出一張惶恐蒼白的女孩的臉。祇見她髮髻散亂，輕輕貓着腳步，貼牆窺探了一下。見無動靜，正欲走向對街，忽聽到“哐哐”幾聲鑼響，又趕快縮回去。那巡更的劉老頭見此喝道：“誰？是誰躲在那裏？快出來！”女孩驚慌地縮回身來，嚇得渾身發抖。也許是聽到劉老頭的喝斥聲，那邊陰暗處走出了一個家丁。劉老頭見到忙說：“呀，是張丁爺。三更半夜還沒歇着？”那家丁先用手示意劉老頭莫做聲，而後與劉老頭耳語了一陣。劉老頭聽後一驚，然後點頭故意大聲道：“張丁爺放心，老的一定效勞，效勞。”說罷走向後街。

女孩心中暗暗慶幸，趕快折向另一小巷拐角，誰知猝不及



防，竟與迎面過來的一個人撞個滿懷。那個人被她撞得失去重心，腳跟不穩倒在地上。女孩也因這一撞跌得四腳朝天，不知所措。那人醒過神來，轉頭一看，頓時驚喜，急忙撲將過去，死死抓住女孩的一隻腳，使勁地呼喊：“捉住啦！捉住啦！快來人呀！”女孩定神一看，見正是侯管家，便用另一隻腳拚命地掙扎着，可總是掙不脫對方緊緊抓住的手。於是她憤然弓起身來，朝侯管家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侯管家“呀”地一聲慘叫，急忙把抓住女孩的手縮了回來，殺豬般地嚎叫起來：“哎呀呀，痛死我了！你這個小瘋婆、小瘋婆……”當家丁們聞聲趕來時，女孩已經跑開了。

侯管家爬將起來，指着家丁們喊道：“她就在附近，快堵住各街口，別讓她跑掉了。”家丁們又匆匆跑開了。

女孩又跑進一條狹窄的小巷，並躲進旁邊的棚子裏。這個棚子正是劉老頭的柴棚。過了一會，她聽外面沒有動靜，欲走出來，忽然被人從後面抓住。她“呀”地驚叫一聲，轉頭一看，是巡更老頭。劉老頭隨即“噓”地一下，示意她莫做聲，而後叫起女兒阿珍吩咐一番，又拿起巡更的鑼子走到街頭探望了一陣，便回頭擺手叫阿珍往西街跑。阿珍故意大聲地叫了一聲“呀”，就朝西街速跑。一家丁發現後急呼：“快來人呀，四姑往這邊跑了。”衆家丁聞聲直追過來。劉老頭見家丁們跑遠後又折回來，囑咐那個女孩往東邊跑。女孩感激地跪在地上朝劉老頭叩了一個頭，便慌忙消失在夜幕中。

原來女孩名叫四姑，娘家姓黃，是申家的童養媳，遭遇非常不幸。劉老頭從張丁爺口中得知女孩的身世後，很是同情這位童



養媳，因而想出此計，幫她逃脫。侯管家和家丁不知是計，對往西街跑的阿珍窮追不捨。阿珍路熟腳快，跑過小河溝的獨木橋時，便又回身挪開了墊石，幾個家丁一上橋便搖搖晃晃，“呀呀”都落在水裏了。但有一身手矯捷的家丁，驀地躍過橋去，撲住了前面的身影，禁不住地喊起來：“捉住啦，捉住啦。”侯管家聞聲大喜，提着燈籠趕去近照一看，發現不是四姑，喝道：“你是何人？”其他家丁頓時也獸了眼。阿珍見狀故作驚訝道：“呀？是侯大管家。我是阿珍。”

“阿珍？你半夜三更跑出來幹甚麼？”

“我剛從茅房出來，見有人追過來，我以爲碰到歹徒了。”

侯管家無奈地唾了一口口水，氣呼呼地又四處搜查去了。

臨近黎明的夜色像噴過水的黑墨在空氣中瀰漫開來。四姑沿着模糊的田埂，悄悄地向江邊跑去……

淞江，在黑夜中緩緩流向大海。

一艘帶篷的木船沿着淞江順水而下，在船頭的那位船老伯，將木舵嘎嘎地擺動幾下，船便向右朝那小碼頭緩行。等船靠近小碼頭，他解開繩結，套在了碼頭的木樁上，朝着船艙喊道：“海仔，快起來，米渡墟到了。”

睡在艙裏的海仔聞聲後翻身起來，伸了一下懶腰，就到船艙裏準備卸貨。剛翻開一個大貨袋時，見袋堆下面有些蠕動，又翻開一袋，袋堆中竟露出一個頭髮蓬亂的人頭。他嚇了一跳，驚喊道：“你是甚麼人？”順手揀起一根木棍。藏在袋堆裏的那個人滿



臉污垢，髻髮蓬亂，顫顫抖抖地蜷縮成一團。船老伯聞聲便抄着一把斧頭趕過來，朝那個人喝道：“快出來！”祇見那個人戰戰兢兢地挪動身子，畏畏縮縮地站了起來，雙手還緊緊摟着一個小包袱。他倆睜大眼睛一看：原來是個姑娘！於是他們便把手裏的斧頭、木棍都放了下來。船老伯鬆了一口氣問：“哎，姑娘，你是甚麼時候上了我們船的？”姑娘久久不回答。“你說話呀，啞巴啦？”那姑娘遲疑了一下，便故意“哇哇”地比手劃腳起來。

“爺爺，她真是個啞巴。”

海仔轉頭又問姑娘：“哎，你要到哪去？”姑娘又“呀呀”地比劃起來，爺孫倆猜了老半天，還弄不明白其意。於是船老伯故意大聲地提示道：“上這個小碼頭是米渡墟，對岸是李塔匯，向南就是泖港、松隱、干巷、張堰……”一口氣說了數十個地名，纔見她點了點頭，可是卻不知道她點的是哪一個地方的頭。

“算了，海仔，她是個啞巴，也怪可憐的，她要坐到哪就隨她便吧。”船老伯說罷，便叫海仔送貨上了碼頭。

海仔讓那姑娘坐到一旁，並對她說：“算你走運，等我送完貨物就走，明白嗎？”見她點頭，便從艙內搬出一袋又一袋鼓鼓囊囊的貨物。船老伯雖年已花甲，但身板仍顯硬朗，扛着一個大袋走起路來還能輕鬆自如。海仔年輕力壯，肩扛一袋臂下挾一袋更不在話下。還剩一袋，姑娘見狀，居然麻利地把它扛了起來。海仔很是驚訝，問道：“哎，你行嗎？”誰知那姑娘不答話，早扛着大袋邁步下船了。船老伯滿意地點點頭。

旺記店鋪就在碼頭附近，是旺老板設在碼頭的接貨站，店主是旺老板的小姨子徐姐。她剛打開店門，就見這老船客帶人送貨



來了，便扭着那豐滿的身軀迎了出來，一臉媚笑地說：“你們來得正是時候，旺爺有喜事正準備慶賀一番，若是沒有這些山珍海味可就没面子了。”

“旺老板有甚麼喜事？”船老伯問。

“哎，你還不知道？旺爺剛當上本墟的大保了！”

“大保算幾品官？”

“大保雖不入品，可也挨近七品，算是在官府中掛了個號。”

“嗨，旺老板也真是，生意做得這麼好，幹嘛還要去當這個比芝麻還小的土官呢？”

“這個你們當船家的就不懂了。常言道：見有錢人點頭，見當官人哈腰，見有錢又當官人點頭又哈腰。別小看這土官，大保可是本墟的老大，有時比縣官更管用。要不是旺爺花了幾千兩銀子擺平縣太爺，這肥缺早就被人搶去了。”

“那旺老板不做生意了？”

“你真是笨蛋一個。不做生意旺爺花這麼多銀子白搭了？這就叫做：民經商，買賣雙方好磋商；官謀商，誰不讓利誰遭殃。你看看左邊那幾間大貨倉，前些日子那古老闖還說，那是祖宗家業不能賣，可這回旺爺不費吹灰之力就全買過來了。你看當了大保，這生意是不是順手多了？以後凡運到本市墟的貨物，全由我批發了。”徐姐說得洋洋得意。

“好咧，望徐姐日後多關照。”船老伯說罷便將各類貨物一一攤開，讓她過目。徐姐翻了一下鹿茸、熊掌、魚翅等，又去抓起一把耀眼的珍珠，從珍珠裏挑出一顆碩大的黑珍珠，捧在手中左看右看，見其色澤光亮，眼笑眉開地對船老伯說道：“來得正是



時候，旺爺今晚派得上用場了。還有甚麼？”

船老伯指着袋子答道：“吉貝、棉花、錦布都在這裏了。”

徐姐畧數一下，扭着腰身，故皺眉頭，誇張地說道：“這些貨太少了。今年，這裏養的蠶得了瘟病，蠶絲一直缺市。各織坊都紛紛上門要貨，我都應付不了。”說着拿過一本記錄訂單的簿子，在船老伯他們面前作翻頁狀道：“你們看看，已有十來家交了銀子拿不到貨。你們趕快回去多準備些貨物，越多越好，爭取年底運過來一船。就直接拉到這碼頭來。”見船老伯點頭，她又道：“對了，還要多帶一些種子過來。現在這裏許多人都喜歡那棉花，種比養劃算多了。”

船老伯道：“這裏種棉花可以，種木棉恐怕不行。”

“咋不行？木棉和棉花不是一樣長在地裏？”

“當然是長在地裏，難道長在天上？”船老伯笑道：“木棉樹大根深，花開在樹枝上，一棵樹也許能開花結果上百年。”

“有這麼厲害的棉花樹？難怪你們那裏有那麼多的吉貝。”徐姐喜道，“既然是這樣一種搖錢樹，那更要多帶一些種苗來。”

船老伯道：“木棉樹雖也長在地裏，但多數長在山上，是野生的。它是熱帶植物，怕寒，秋天落葉，在這裏恐怕不適宜它生長。”

“行與不行，先帶一些種苗過來，試種一下又有何妨？”

在一旁的那個姑娘聽得真切，她想不到世上還有這樣的棉樹。於是她從袋子裏抽出一縷木棉，仔細一看，祇見此棉潔白、柔軟，甚是稀奇。她又去觀察撫摸那用木棉織成的吉貝，見其色彩鮮艷，熠熠生輝，實在是罕見之布。



海仔見她看得痴眼，便問道：“喜歡嗎？”姑娘點點頭。“我們那裏的山上，到處都長着木棉樹。當它開花時，花如火苗燃燒在樹梢，紅彤彤地染紅了木棉樹，也染紅了山腰，甚是好看，因此我們也叫它紅棉樹。待紅花謝落之後，滿樹的果實又裂出一朵朵白花花的木棉花，風吹樹動，果蒂鬆動，紛紛落到地上。這時祇要你走到木棉樹底下，便可見滿地的木棉。”見姑娘聽得專注入神，海仔又故作神秘道：“不過，那是個很遠、很遠的地方，隔着一片汪洋大海，祇有得老天保佑，船纔能到達。”姑娘聽後，有點失望，但卻陷入了沉思。

話說到此，那位姑娘到底何許人也？原來，她就是那位被人追捉卻被劉老頭幫忙逃脫的黃四姑。她逃脫後，因無處藏身，纔躲在了船老伯的船上的貨袋堆裏。

船老伯交完這批貨物，也從徐姐店裏搬回幾袋東西，有酒、茶葉、漆器、玉雕、紫砂、陶器等。回到船上，船老伯見黃四姑把那縐木棉捻成綫，愛不釋手，便拿出一塊吉貝送到她面前道：“孩子，這就是用木棉織成的布，拿去做件衣裳吧。”黃四姑見這熠熠生輝的稀世之布，很是驚訝，遲遲不敢伸手相接。海仔催道：“拿着吧，這是我爺爺送給你的。”黃四姑這才將雙手在身上擦了擦，接過吉貝納頭便拜。船老伯急忙將她扶起，見她臉掛淚花，心裏也是一陣心酸和可憐。然後，他又打開一包用草紙包裹着的東西，叫她過來同吃。海仔見她仍摟着那塊吉貝，不好意思過來，便拿兩個包子塞到她的手中。

她側身聞了聞，便狼吞虎咽地咬起來。海仔見她像填鴨子似地直把包子往嘴裏塞，忍不住笑了起來。船老伯瞪了他一眼，轉



而對黃四姑和藹地說道：“孩子，慢慢吃，包子還多着呢。”

吃過東西後，船老伯和海仔將船頭慢慢校正，往南駛去。每到一處渡口，海仔都問黃四姑到了沒有，可就是不見她點頭。問多了，也煩了，他乾脆大聲告訴黃四姑：“若是到了你要下的地方，你叫我停船好了。”船慢慢地又駛過十幾處渡口，可黃四姑仍是默默地坐着，好像不打算離開這船。

太陽漸漸西斜，江面泛着粼粼的波光。船老伯的船頭劃過層層蕩起的波紋，緩緩順風漂行。越行江面越寬，來往的船隻也越來越多。當船快駛入浦江之時，船老伯將船駛向大木橋下的淺灘處，停了下來。他對黃四姑說道：“孩子，再向前航行越來越有風了，非一般人去得，你就在這下船吧。”黃四姑點頭，海仔過來幫她拿行李，送她下船。船老伯又囑道：“上了這座木橋，要往南走，北面到處兵荒馬亂，可去不得。”說罷又送她一包吃的東西。

黃四姑點點頭，拿着當初那個小包袱默默地走下船，沿着小徑走上那座木橋。當她看到船緩緩離開木橋時，“撲”地跪下來喊道：“老伯伯——海仔——”

海仔耳聰眼快，聞聲尋望，見是黃四姑在喊他們，連忙叫道：“爺爺你看，是她喊咱們！”船老伯正欲回頭眺望，一陣急浪忽地沖向船頭，船被蕩得一陣搖晃。當他把船操穩，再回頭看，已不見黃四姑的踪影。他嘆了一聲，頗有悔意。

黃四姑下船後，望着灰蒙的天空，蒼茫的大地，一陣迷惘：何去何從呢？她忽然記起船老伯的那句話——往南走，於是見到南去的人就跟着走。一路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時而為人家幫



工，取得一頓半餐；時而沿街乞討，求得一點施捨……

又值黃昏，夕陽西下，田野漸漸變得迷蒙。四姑看見溝坎那邊，有個中年婦人正艱難地拉着一小車田麻，小車時進時退。她疾步跑過去，幫着在後面用力推，那小車才老牛似地爬上了溝坎。那婦人回頭見是一姑娘相助，停下來喘着粗氣不停地道謝，然後輕輕捶了一下腰，臉泛起苦色。黃四姑見狀走到她跟前，把車把接過來，欲往前拉。那婦人驚道：“姑娘，這？”四姑仍裝啞巴比劃了幾下，便拉着小車邁開了腳步。那婦人滿臉感激地一邊指着路，一邊手搭着車沿杆幫着向前推。走過幾道彎，便見山丘下有個小村莊，約有十幾戶人家。黃四姑順着她指點的方向，將小車拉至村角的一家門口，又幫她將田麻卸下，搬到一間小紡房里，祇見裏面有一架手搖紡織機。事畢，那婦人端來一碗水和兩個紅薯，問道：“啞姑，你要到何處？”黃四姑喝了一口水，搖搖頭，那婦人見此臉帶難色。這時，她的男人和婆婆走過來，打量了四姑一下，問了幾句，見她是啞巴，便道：“看來她是逃難之人，天快黑了，就讓她住一宿再說。”那婦人欣喜地將四姑安頓在小紡房裏。

夜幕漸漸濃了，小山村的燈火逐漸熄滅。四姑走了一天，身子甚是疲憊，正欲入睡，忽聽隔牆那邊傳來一陣那對夫妻的爭吵聲，女的似是哭泣，而那男的似是怒斥。“哭哭哭，哭能哭出一個小子來嗎？白養你十幾年了……”黃四姑緊捂耳朵，蒙着頭。待爭吵聲平息後，又聽到一陣吱吱嘎嘎的牀板聲和女的呻吟聲……

次日一早，那婦人神色木然地來到紡房，眼眶潮紅。黃四姑